

〈親近大自然〉

母親這天帶來了一個盆栽，我看着那放在陽台上，一枝枝頭上長滿點點紅點的植物立在長方形紫砂盆中央，心中一驚。這不就是常出現在中國畫卷上的桃花嗎？可這棵桃樹更小、更精緻，樹幹粗約嬰兒臂彎，彎曲而上，形若遊龍；花芽密集，滿片的粉白色與暗紅色的鱗片狀樹皮作映襯。

我一見著母親，便說：「這個盆栽好漂亮。」母親輕嗔：「這可不是盆栽，是盆景！是藝術！」「藝術？這和普通的盆栽、普通的植物有什麼不同？」「哎呀，區別可大了！盆景的枝葉要悉心修剪，千萬不能雜亂無章。技巧要精，在樹未成形時，要繞上一圈鐵絲，通過彎枝、圈枝、縛枝、扭枝的手工，才能增加美感。」

自此，我便明白了，藝術必然是人造的。你看街道旁隨處生長的樹木，東歪西倒地朝各個方向低垂著頭，地上佈滿枯黃的枝葉，這便是自然的吧。再看盆景，因脫離自然，交托到花匠手中，才能長得如此貌美；即使不受束縛，也必須經由畫家的理解，才可造就成藝術。

我堅信藝術和自然是相對的，只有藝術能激起我的樂趣。自然的東西，可流露不出半點趣味。平日上學看見那些瘦削的草木，只感到枯燥乏味，若換成畫作，不知道有多吸引人！

陽春山是矗立在我們小鎮西北面的一座大山。平日杳無人煙，只因路程遙遠，車輛需行駛二十多個小時才可抵達。抵達後，還需沿著迂迴曲折的山徑方可登峰。這天，甚少外出的我按老師要求，帶同寫生畫具，抵達陽春山山腳，望創作出無可比擬的作品。

三月天，寒意未盡，我獨自踏上路程。未進山先聞其聲。「噤啾、噤啾」像是日常聽到的小型鳥的鳴叫，卻清脆無比。再往前走，先瞧見一片青翠，再細看，原來普通的綠色也能變化多端，使我眼花繚亂。可惜，不少經歷寒冬後禿頂的樹木夾雜其中，彎下了乾瘦的身軀，一臉憔悴。我拿起顏料，把我所見的點點墨綠、翠綠、淡青，都繪進白色的畫紙內。當然，還需忽略地上散落的樹枝和土黃色的枯葉，使之更為美麗。果然，藝術只能透過人類的雙手，才可稱之為藝術。

霎時，一股清風拂過。嗅覺靈敏的我立即被當中隱隱約約的幽香深深吸引。平淡的，如晨曦下的清泉，甜蜜的，如詩詞中的甜酒的滋味。幾片花瓣像跳動的火苗似的在風中躍動。我突然醒覺，「陽春」，「陽春」應當和花有關，究竟是什麼花，成就了這座陽春山呢？

我手腳並用爬上兩米高的岩石，撐起身子抬頭一看，綠林中央似乎容下一席被薄紗所籠罩的桃色仙境，縈繞飛揚的霧可比擬天庭上的流水潺潺。我十分驚訝，陽春山竟內含玄虛！

直入其中，披荊斬棘也不覺難。花香已瀰漫空氣當中，忽見陡峭山崖，濃霧頓散，乍見桃花，如少女臉上所撲的胭脂，上得不怎麼均勻，有紅有白。到達桃花林，見朵朵桃花一朵貼著一朵，迎風搖曳，形態萬千，每一個相似亦不同，不同的形狀，不同的色彩，不同的美麗。近看，樹態優美，花朵豐腴，色彩嫣紅。這是大自然的美麗，人類不可望及的藝術。

我從文字中瞭解過四季之花，春賞桃花，夏沐林海，秋觀紅葉，冬享暖陽，顏料中欣賞過自然景觀，清晨朝陽，黑夜繁星，田野麥穗，河岸溪流，這些皆是我所愛，我深陷人類所創作的藝術當中。如今卻發現，無論多華美的詞藻，多精湛的技巧，多鮮豔的色彩，也不能與大自然相比。桃花林，是我從來未知的自然之美，我沒有想到，終於有一天，我也肯定了自然是藝術的一份子。大自然，確實充滿樂趣。

藝術和自然是相輔相成的，藝術可表達自然之美，自然可造就藝術，我一直以來，與自然太疏遠了，我怎麼能認定自然不能帶給我樂趣呢？人類本和自然是一體，從自然中誕生，藝術是後來出現的，與自然相應。

